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红与黑

〔法〕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红与黑

司各脱 著
罗新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斯当达(Stendhal)著;罗新璋译.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1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80765-737-8

I. ①红… II. ①斯…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9446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42 000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7.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壬辰年开春后不久，寒舍来了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来访者。近几年来，陋室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多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了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这次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就是一例。这是因为他们几年前出版过我的《浪漫弹指间》一书，说实话，该书的装帧与印制都很好，精良而雅致，陈列在北京各大书店的架子上，相当令人瞩目，比起名列前茅的出版社的制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来访者中正有一位是我那本书的责编，虽说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从未通过话，总也算是故交老友吧，我岂能做“负义”之事？何况，他们两位特别郑重其事，还持有一位与我曾经有过愉快合作的长者屠岸先生的介绍信，我岂能不热情待客？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河南文艺出版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

地搞,而要搞成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批量;不是随随便便草率地搞,而是要搞得郑重其事,搞出一定的品位。经过社内各方面各部门协同地反复考量与深入论证,决定推出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为此,他们特来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寻求我的帮助与支持。当然,他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如聘请美术高手设计装帧与版式……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出版这套书最初的缘由。

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上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化产品、精神食粮了,这是很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品位追求与人文热情,是他们进行开拓领地的勇气与坚挺自我价值观的执着精神。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已经经历许多世纪的历史,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这些作品,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形象生动、色彩绚烂的图画,是各种生存条件下普通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心声,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人类群体的诉求与呼唤,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社会理想,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人文感情与人道关怀,所有这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就具有无可辩驳的永恒价值。何况,这些典籍还凝聚着文学语言描绘的精湛技艺,可以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不言而喻,作为在文化修养上理应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人,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

或缺的一课。

可以说,外国文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全民意义的社会文化积累工程,是导向理想主义的思想启蒙工程,是造就艺术品位、培养艺术趣味的教化工程,是提供精神愉悦与阅读快感的服务工程,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读物一直受到广大公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是外国文学出版一直得到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并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占有较高位置与较大份额的原因。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致力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几家大出版社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文化推崇,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仅给这些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文化声誉,而且还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进行新的开拓,必将给河南的出版事业带来新意,如果运作得好,也会带来文化与经济的双效益。

应该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外国文学的出版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必然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说,当前一片书店倒闭声就是人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书店是出版物面世的展台,更是销售流通的平台,书店纷纷倒闭,对出版业绝不至于利好的消息。当然,传统的书店萎缩了,网上书籍销售的业务却火了起来。真正对外国文学出版形成冲击的是:物质主义

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在社会的物质现实急速发展的某个阶段,物质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衡,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这样的阶段,现代人都很忙碌,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有限,即使是要阅读求知,急于去读的书也多着呢!炒股的书、烹调的书、化妆美容的书、为出国要学的外文书,一时可顾不上世界文学名著,且不说还要为视听文化奉献出大量的时间呢。也正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忙碌,浮躁心理容易趋向粗俗低级的消遣休闲方式:媚俗文化、恶搞文化、搞笑文化、无厘头文化、“看图识字”文化等大行于道,颇有将经典高雅文化艺术趣味挤压在道旁之势。对于外国文学出版而言,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都导致外国文学读者的锐减,导致社会人群对经典文学读物兴趣的淡化,具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这对于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外国文学出版不甚兴旺、不甚景气的条件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投身于这一个部类文化的出版,其热情是令人感动的,其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既突显出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开拓进取的锐气,也突显出其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委托;也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在译界的好些朋友闻讯后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译品,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

虽然外国文学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窘,但远非已陷入背水

一战的绝境，而仍然有希望在前方。首先是因为经典名著都如奇珍的瑰宝，其价值永世不会磨灭。事实上，它们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甚至经历过黑暗的、强暴的摧残而顽强地流传下来，绵延不断如一道神泉之水，一直洗涤着、滋润着人类的精神与心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足以使愚顽者开窍，使梦睡者苏醒，使沉沦者奋起，使浅薄者深化，使低迷者升华。对世人而言，修建了蓄水池，蓄了这神泉之水，永远会有灌溉心灵的无穷妙用，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必然经过一个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平凡到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永远有着参照、借鉴、学习、鉴赏、传承的价值。拥有聚宝盆的人，建有神泉之水水库的人，其富足、其主动，是那些不拥有者、未建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此刻决定开拓出版领域，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未尝不是有先见之明。

困顿犹在，愿景在前，现在要做的就是踏实努力，奋发前行，坚持不懈！

柳鸣九

步入七十九岁之际

译本序

罗新璋

瓦莱利指出：“斯当达喜欢的题旨是：拿破仑，爱情，魄力，幸福，从而演绎出浩繁的卷帙。”^①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数不过来。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斯当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斯当达全集》（1927—1937）就达七十九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衡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隐私，《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也有论者认为，《红与黑》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词。就读者面而言，斯当达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19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熟读拿破仑著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破仑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斯当达也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斯当达景仰波拿巴将军，而贬抑拿破仑皇帝，尽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传人之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诗史”！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斯当达于1817年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时隔二十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1837年，斯当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

^① 《瓦莱利作品集》第一卷第五五六页，七星丛书版。

《亨利·贝尔传略》(斯当达为笔名,亨利·贝尔乃本名),写到最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①他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人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雄才大略。拿破仑是斯当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著述来看,斯当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斯当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跟拿破仑^②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势,他《圣经》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与市长较量占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路,教士不是出路”^③,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于连则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④。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于英雄行为,但在一个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拒斥现存秩序,颠覆神圣事物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

① 《斯当达自述作品集》第二卷第九八〇页,七星丛书版。

② 相传1788年,拿破仑一次在奥松驻地关禁闭,随手捡到一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闲来无事,逐字逐句看了下去。事隔十五年,制定拿破仑法典时,他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令在场法学大家相顾失色。

③ 李健吾《意大利遗事》“引言”第八页,上海译文1982年版。

④ 斯当达语。见《斯当达小说集》第一卷第二〇二页,七星丛书版。

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看到庸俗、虚伪、猥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他“为自己位卑命艰而敢于抗争”，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他不惜功亏一篑，也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斯当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现成故事”敷衍而成的。所谓“现成故事”，当指发生在布朗格的一桩情杀案：安多华·贝尔德系马掌匠之子，家境清寒，但自幼聪明，靠本堂神父进了修道院，因体弱不耐苦修，初进米舒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见逐，复回修道院，再进郭尔冬先生家任教，这次因钟情千金小姐而遭辞退。在走投无路之际，以为是昔日情妇从中作梗，便于1827年7月23日礼拜天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旋判死刑，于翌年2月23日上断头台，年仅二十五岁。这桩案子为斯当达提供了小说情节。如把安多华、米舒、郭尔冬易为于连、瑞那、拉穆尔，则俨然是《红与黑》本事，道地的“现成故事”的“纪事”。斯当达自称并未杜撰什么^①。虽然故事情节方面没杜撰什么，但他把自己的阅

① 斯当达用D. Gruffot Papera化名写的文章里称：“M. de Stendhal n'a rien inventé.”

历,对社会的观察,于心理的卓识,融进了作品。随着于连人生的历程,小说从市长家到修道院,从小城到省会,从内地到巴黎,从底层直到上层社会,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揭示出深刻的社会内容。

斯当达说,《红与黑》意在描写1830年的法国^①。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2月25日首次上演)、《曼依·列斯戈》(芭蕾舞剧,5月3日首演)、“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6月26日去世,新王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1830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斯当达这部主要写于1830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于1830年的真情,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〇年”的纪事。

“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这是斯当达在书中提出“小说一镜子”论的由来。小说是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斯当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糜与保皇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〇年纪事”,就意味着是本有很强政治性的小说。斯当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1830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斯当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斯当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象”。六年后斯当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在小说里才能臻于真实。”

^① 见斯当达1830年7月22日致出版家函。

《红与黑》如斯当达标榜的是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征的运用。小说开初就叫《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词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人的命运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斯当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照斯当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了”。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征,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那里。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从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致,不愧大家手笔。时当19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斯当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1830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但一般人或许不知道,斯当达成为写爱情的高手之前,已是论爱情的能人;《红与黑》成书前八年,先有《论爱情》(1822)一书问世。直到晚年,斯当达都认定此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在自传性作品《亨利·勃吕拉的一生》中说,“我早年饱尝爱情之苦”,所以感受必多,思索必深。尤其写《论爱情》时,正溺于对高傲的梅娣儿特(Métilde Dembowski)无望的爱恋中,借强烈的相思,做成一份隐秘的告白,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激情的一本论著。书中提到:“第一次握到所爱女子的手,乃爱情所能予人的最大幸福。”宜乎《红与黑》里写于连晚上在花园乘凉去握瑞那夫人的手,成为小说著名片段之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各国不同的爱情生活,说出一句警句:“法国人爱虚荣,意国人多热

情。”法兰西与意大利,在斯当达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巴黎式的爱情与意大利的爱情自是不同,如玛娣儿特与法尼娜·法尼尼^①,前者虚荣而浪漫,后者狂热而不顾一切。

前面说到,在斯当达各著作中,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就说《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吧,这是一本文艺辩论集。拉辛喻指拘守三一律的古典主义戏剧,莎士比亚标志不受程式束缚的浪漫主义文学。斯当达认为,文艺不是一成不变的,应与时俱进,他张扬浪漫主义新思潮,向古典主义旧形式发难。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应表现他们时代的事,感动他们时代的人;而一切浪漫主义又都会变成古典,正如古典主义曾是当时的浪漫主义一样。从论旨可看出,此处浪漫主义,宜解读为现实主义,盖现实主义一词当时未之有也,直要过三十年才作为贬义词初露头角。斯当达所鼓吹的浪漫主义,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当然,反对拉辛的古典主义,并不意味着反对悲剧。悲剧是永远需要的,但不要恪守三一律、通篇用格律诗写出的悲剧,而反为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一种质朴自然、用散文写的悲剧。悲剧是永远需要的,因为在斯当达生活的年代,就发生了近代史上最大的拿破仑悲剧。谈拉辛,也不忘拿破仑,斯当达就在该论集最后一节,拟了以失败的英雄拿破仑为主人公的《厄尔巴岛归来》——一部“五幕散文体悲剧”的提纲。

《拿破仑传稿》,名副其实,以拿破仑为传主,是斯当达对拿破仑军事才干的一次礼赞,对人类伟大灵魂的一曲颂歌。斯当达以史学家的严谨,引用大量已刊材料,重现拿破仑早年打过的仗。此书计划庞大,实际只写了个开头。要了解拿破仑战役,最权威的还是看《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斯当达的好友梅里美曾表白:“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准此,特译出《传稿》的序言和一二掌故。瓦莱利谈到斯当达,说了句

^① 斯当达十岁时就显出热烈的禀性,特别倾心于意大利人的热情与血性,一生三分之一时间住在意大利,把米兰视为第二故乡。

俏皮话：“这作家，会做戏。”（Il y a beaucoup de l'acteur dans cet auteur.）斯当达姑勿论，且看他的小说笔法。拿破仑二十七岁出任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一些老将觉得听命于年轻的长官简直是一种侮辱，但拿破仑身份一变，那姿态，那目光，那声腔，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于连在角色变换方面的表现也不俗。穿短打的小工刚换上家庭教师的黑礼服，他略一自我调整，再出场时，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说他稳重，还不够；应该说，他就是稳重的化身。——介绍给孩子之后，他开始讲话，那神气连瑞那先生看了都吃惊。”

红与黑

—— 一八三〇年纪事 ——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 正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 弄得人心惶惶, 大家的思路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 原稿当写于 1827 年^②。

① 1830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 史称“光荣的三天”。巴黎民众起义, 攻占王宫, 查理十世逊位, 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取, 引出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 起意写作《红与黑》, 当在 1829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之夜; 全书, 至少是上卷, 完稿于 1830 年 5 月初。之所以说“写于 1827 年”, 是表示与时政无涉, 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 无异掩耳盗铃。